湖北加油！

罗皓：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，受之有愧

我 18 岁时，站在党旗下宣誓入党，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。平时我不爱拍照，连新闻报道中用的图片都是自己临时拍的，但等这场“战疫”打赢了，等我们的祖国好起来，我想好好和家人吃顿团圆饭，拍张全家福。

口述 | 罗　皓　整理 | 吴　雪

我是罗皓，今年 44 岁，是一名退伍军人，2019 年 3 月，我从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调配到崇阳县下属的天城镇，成为了一名四级主任科员。2 月 4 日，我突然登上了新闻头条，传播最广的那篇文章《这位湖北干部，火线提拔》刷屏，让大家开始认识我。

网友对我褒奖有嘉说“能者上劣者下”，一天之内我接了十几通记者的采访电话，同事们都纷纷调侃我成为了“网红”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自己并没有做什么突出的事情，天城镇里和我一样奋斗在一线的人很多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嘉奖。

记得 1 月 20 日，疫情开始有了苗头，我们天城镇党委书记廖旦发布通知，要组织干部紧急开会，全面部署防控工作方案。我虽然来这里工作时间不长，但从小生长于此，天城镇——崇阳县最大的镇、防疫阻击战的主阵地，这两点基本的判断还是错不了的。

据我了解，天城镇下辖 28 个村 ,11 个社区，农业人口 5.3 万人，城镇人口 13 万人，距离武汉市中心车程仅一个小时。镇上前往咸宁周边城市，特别是武汉打工、上班、做生意的人特别多，粗略估算，20 万总人口中，流动人口接近有上万人。

从初一开始，就是返乡敏感期，对我们的挑战很大，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畏惧过。当时我接到崇阳县颐和医院消息，说人员配备不够，需要多一辆车来运送确诊和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，因为以前在部队开过车，我觉得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，就主动报了名。至于害不害怕，会不会感染，我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纠结和担心什么。

当时镇上条件有限，没有很正规的用车，但征用的这辆车也算接近，有点类似救护车的 7 座金杯面包车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会把车用酒精、84 消毒液里里外外消毒一遍，穿好防护服，戴好护目镜、手套和口罩，当时和我一同去的“战友”，社区 1 个人，村里 1 个人，镇上干部 1 个人（就是我），一般是 3 个人。如果工作不好做，就会增派两个人。

第一次转送病人，我们就遇到了阻力，前后做工作用了三个小时。在镇上有着 100 多户的中型小区，有一栋住户陈燕（化名）老公确认为新冠肺炎，陈燕和 21 岁、13 岁的两个孩子，作为第 2 类密切接触者，需要隔离观察。陈燕当时很不愿意配合，在她看来，隔离在家也一样能做，不一定非要到医院去。

在运送病人的金怀车里。

最重要的是陈燕也害怕周边邻居会另眼看待，心理上有些接受不了。我清楚镇上的风俗，特别能理解陈燕的顾虑，和我同去的镇干部，主要做心理疏导，我们就劝她要往大方向想，以及告诉她在家隔离存在的风险。三个小时我们一行五人真的像居委会大妈一样苦口婆心地劝，终于把对方劝了下来。

相比之下，老人的工作可能更难做一些。有一位 60 多岁的刘姓住户，他妻子已经确诊，他属于疑似病例，已经有点咳嗽了，但他却说“死在房里都不去医院”。后来社区书记、镇书记都